

# 记者在永嘉变身采茶工

## “浙江第一早”抢鲜开采

本报记者 谢甜泉



横联村的“乌牛早”种植基地 通讯员 吴昱焱 摄

你喝上今年的第一杯新茶了吗？“乌牛早”和山野一同苏醒。近日，素有“浙江第一早”之称的温州永嘉“乌牛早”头茬新茶抢鲜开采。

早，是“乌牛早”的独特优势。作为我国特早熟茶叶品种，每年2月中旬，首批永嘉“乌牛早”就会上市，比龙井茶等要早一个月左右。

“乌牛早”的报到，让永嘉成为很多采茶人的第一站，这里也成为浙江最早春茶飘香的地方。16日，我变身采茶工，跟随乌牛街道的茶农，体验采摘“乌牛早”茶的头茬“黄金”芽头。

### 采茶不要掐，要往上捏一点

上午9时，我来到永嘉县乌牛街道横联村的茶山。茶山不高，约两三百米。五香福茶园基地就在这片茶地上，种植面积约200亩。一旁，茶园种植户蔡正佐正在给6名采茶工分发装备——深蓝色工作服、花色的遮阳帽、竹藤编制的茶篓。

“你来啦！先把衣服换上。”蔡正佐也发给我一套装备。

站在一旁的金阿姨见我是新面孔，亲切地来帮我系扣子，“小姑娘是第一次采茶吧？我们都采了十多年了，一会你就跟着我。”

一切准备妥当，我走进了茶地，大家却没有急着采摘，似乎在寻找什么。“现在天气冷，头茬还比较少。我们要先观察嫩叶的长度，看看哪些鲜叶能采。”金阿姨见我困惑，便解释说。

一番寻觅，我们找到了几棵可以采摘的茶树，只见金阿姨俯下身子，一手薙住茶树顶端稳定枝条，另一只手的大拇指和食指准确地将茶青捏住，往上用力一提，一颗嫩叶便从枝上到了手中，左右来回重复几下，就把一株茶树上的嫩叶采摘好了。

金阿姨将手掌摊开伸到我面前，七八片嫩叶正躺在她的掌心。“你看，这个嫩芽紧靠一瓣叶子，叫‘一芽一叶’。这个呢右边还有一瓣叶子和上面的一瓣分成个Y型，叫‘一芽两叶’。现在叶子刚开，芽比叶长，看起来饱满，长度差不多在1.5厘米，这样的新茶才最鲜，也适合采摘。”金阿姨又指了指旁边的茶树说，“这个才冒芽尖，叶子还没开就不能摘，不过最近天气暖起来，过两天再来采。”

照着刚才金阿姨的动作，我依样画葫芦，左手稳定枝条，右手小心翼翼地摘起一个嫩叶来，没想到“眼睛会了手没会”。我把采下的嫩叶拿给金阿姨看，一对比便发现有些不太一样。

“不能用指甲掐，这样会把芽的‘底’带下来，要往上捏一点，你看，这样拨一下就能下来。”金阿姨一下子就点出了问题所在，手把手地教我。

我重新调整了手势，却又生怕太用力了把叶子摘坏。我这摘一个的功夫，金阿姨已经摘上了七八个。她摘完回头看我还在琢磨，不禁被逗笑了。“手的位置没错，加点力气，胆子大些，这芽看着嫩，叶子不会断的。”

看来没点本领当不了采茶工。我盯着金阿姨又琢磨了一阵，好似找到了些感觉，速度也逐渐加快了。过了半个小时，我摘一个嫩叶，金阿姨只能摘上三四



记者(左)跟随茶农采茶。 通讯员 吴昱焱 摄

个了，感觉自己这采茶工也称职了不少。

两个小时下来，我的脖子、手、腿都有些酸了。可我的“战绩”，加上金阿姨6人的，合起来的茶青也才不到2斤。“今天量还不多，等到下周茶青多起来，我们一天要站上七八个小时，一个人能采足足5斤。”

### 今年阴雨多，“乌牛早”口感可能更好

都说“明前茶，贵如金”，那目前“乌牛早”的头采芽茶市场价如何呢？“我们今天采的叫茶青也叫鲜叶，通常四五斤茶青可以炒出一斤干茶，现在一斤干茶能卖到3000元左右。”蔡正佐说。

“走！我们再去另一片茶园看看。”踩着茶树间的小道，我们往山的另一面走

去。蔡正佐告诉我，这些天“乌牛早”一天一个变化，他每天都要把茶园转个遍。

说完，蔡正佐就一头扎进了茶树中间，举着手机边看边拍照。“你瞧，比起昨天的图片，今天又长出了点芽，照这个速度，下周就可以开采了。”我仔细翻看了手头的茶树，朝着蔡正佐点点头。

蔡正佐挑选了几张图片，和先前录制的采茶视频一起发到了朋友圈，没多久便收到了不少留言。“立春之后就有不少客户来问今年‘乌牛早’的情况。本来2月初就可以采摘了，因为一直下雨，连续低温，今年开采时间有所推迟，但口感可能会更好。再加上天气热得慢，采茶期会延长，大概能采上40天，在清明前结束。”

见我好奇，蔡正佐向我解释说，气温越低，茶树发芽数量越少，生长速度也会

慢下来，能达到采摘标准的产量很少，但这个时候的芽质相较于其他时间的茶种来说会更好，而“乌牛早”又是全省最早开采、上市的茶，因此称“乌牛早”的头茬为“黄金”芽头也不为过。

身为早茶，“乌牛早”的价格波动也大。“再过个15至20天，等茶芽再大些采，价格就降啦，估计一斤干茶就只能卖1200元。我们要趁这段时间多采些。”蔡正佐说道。

初期头茶的采摘时期尤为宝贵，预计20日左右会进入大规模采摘期，需要足够的采茶人手。当前，蔡正佐已经联系了丽水、缙云，还有省外安徽、湖南等地的采茶工，他们过几天会到茶园采茶，大概有20多人。

招人也有门道。“现在各地都在招工、抢人，其实采茶工也要抢，特别是头采茶，还得要专业的采茶工。”蔡正佐说，为了让他们安心来采茶，茶园会承担来回的路费以及食宿，采茶工薪每人一天160元左右。

### 人工炒茶的香味，机器替代不了

收好茶青，我们驱车沿山道下山，跟随蔡正佐回到制茶厂。

只见一些茶青已经摊放在摊青席上。“这些是清晨采摘的，大概有4斤。”蔡正佐说，这是制茶的第一个步骤叫摊青，通过散热、失水，让茶叶中的水分自然蒸发掉30%到40%，要摊晾6个小时左右。

蔡正佐转身从架子上取出一张长方

形的摊青席。我也戴起手套，帮蔡正佐搭把手，将茶青取出均匀地铺在摊青席上。

在蔡正佐的身后，有一排排炒茶机器，他们承担着杀青、理条、压扁、辉锅等制茶工序。

炒茶机旁，还有一个圆形铁锅，这是蔡正佐手工制茶的好搭档。蔡正佐告诉我，从14岁起，他就跟着制作龙井茶的师傅学习手工制茶技术，还获评了“温州十大制茶大师”。“现在我们分人工和机器制茶。机器比较快，大概2个小时就能完成炒茶，如果人工炒的话至少得12个小时。”

人工炒PK机器炒，味道也有所区别。蔡正佐说，人工炒会用手去感受温度，判断茶叶不同程度的变化，通过控制每道工序的力度和时间，来掌握好茶的品质。“人工炒能炒出栗香、豆香、果香等，机器炒主要是茶香。不过我们现在机器调试了很多年，也能炒出栗香，但人工炒香气会更浓郁一些。”

除了味道，在价格上也有所区分，人工炒的每斤干茶，价格至少能比机器炒的再贵1000元。“人工制茶难度大，出量少，我们一般只定做，会根据客户想要的味道炒制。”

如今，新叶刚采，蔡正佐的订单已经排得满满当当，供不应求了。“我们今天采的已经被订走了。很多老客户立春后就来预订，山东的一个客户订了10多斤呢，就等我这边制作好寄出去。”蔡正佐说，按照目前的制茶速度，今天采的鲜叶，明早8时就能上市。说话间，一个预订新茶的电话又打进了蔡正佐的手机。想着自己采的茶，很快会送到客户手上，我竟有些小兴奋。

除了自家的茶园，蔡正佐还会将村里其他茶农的茶青一起收过来，制茶销售。“我有市场和渠道，可以带大家一起增加收入。”

永嘉孕育了以“早”闻名全国的“乌牛早”，至今已有300多年的栽培历史。作为原产地，乌牛街道有500多个“乌牛早”种植户，不少茶农依托自家茶叶资源创办企业。当前全县“乌牛早”种植面积约4.8万亩，今年预计产量700多吨。

入春，且饮一杯“乌牛早”。随着“乌牛早”的报到，爱茶人的春天已经到来。



谢甜泉

## 绿色海岛上，记者跟着舟山林长去巡林

# 一草一木，都有守护人

本报记者 何伊妮 通讯员 苗晨颖 林恒柯 共享联盟·普陀 黄科润

舟山的森林里，有着各种深浅不同的绿。天地间，似乎有位“海上插画师”打翻了调色板，把各种绿色油彩都倾倒下来。

当我们跟着舟山市普陀区展茅街道横街村翁家岔党支部书记翁平齐等人，穿过郁郁葱葱的森林，令人心旷神怡。“冬春交替，巡林不能松懈。”翁平齐还有另一个头衔——展茅街道村级林长。2021年起，舟山全面建立市、县(区、功能区)、乡镇(街道)、村(社区)四级林长制组织体系，每一位林长都有了自己的“责任田”。

这些林长定期穿梭在林间，协调解决重点难点问题，确保林区生态系统实现良性循环。近日，我们跟着翁平齐林长出发，一起去巡林。

### 我们体力不支，林长如履平地

“我给你们也准备了马甲！”一上车，翁平齐赶紧递给我们。套上马甲，仪式感立马出来了，我们似乎和林长的身份更近了一步。

这几年的护林工作中，翁平齐跑遍了辖区的每一片林地。每到重要节点，敏感区域及问题多发地区是巡林重点，他会增加巡林频次，而每次出门他都会备上满满一大瓶水。

我们下车步行，走至道路的尽头，四周满是丛生的茅草、漫山的树木，此时我们也快要抵达目的地——大坑地山脚。通往山脚的路，是一条泥泞小路，身旁齐人高的枯黄茅草随风飘摇。翁平齐的助手——护林员翁咪龙来了。“这么大大一片山，光靠我一个人肯定不行。老翁伯每天都要巡林，工作很辛苦啦！”翁平齐告诉我们，翁咪龙退休后就成了村里的护林员，每天一大早就骑着“小电驴”从家里出发，踏上巡山护林之路。像翁咪龙这样的护林员，村里共有3个。他们分工协作开展一线巡护，一个人跑两三块地方，经常一趟跋山涉水下来就是两三个小时，一年磨破底子的鞋就有两三双。



记者(右)跟着工作人员巡林。 共享联盟·普陀 黄科润 摄

“年纪大了，就当锻炼了。”翁咪龙说，林间小路虽然崎岖难行，但自己已经习惯了，有时候走累了就喊两嗓子，有时候边走边大声唱歌，“这样时间都感觉过不了不少”。

翁咪龙陪着我们走到山脚，短短的一程路，两侧都是茅草。“茅草千万不要摸，很厉害的，手会划破！”翁咪龙再三嘱咐我们。

“以前由于乱砍滥伐现象严重，这里的森林生态环境相当脆弱。”一路上，翁咪龙回忆了起来，现在脆弱的森林逐渐恢复，树木面积增加了，自然灾害也越来越少了。“一有时间，林长还带着我们一起去挨家挨户讲讲护林护绿、珍爱生态的重要性。”

来到山脚，我们告别了翁咪龙。抬头看，一段漫长的台阶延伸向山顶，因为前阵子下雨，台阶一侧长出斑斑青苔，翁平齐再次提醒我们，走路千万要小心。

踩着翁平齐走过无数次的青石板路，我们慢慢向山顶爬去。路两边树木葱郁，树藤环绕，加之缭绕的云雾，显得空灵幽静，给大坑地笼罩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

一路上几乎没有能歇脚的地方，我们喘着粗气前行，而翁平齐却如履平地。他时不时地向四周观望，查看是否

存在异常情况，偶尔还折返照应我们。在他心中似乎有一幅地图，这些数公里的山路早已是家常便饭，翁平齐说自己从小就在这里长大，熟知这里的每一片树林，了解周边群众的生活生产习惯，也因此知道哪些地方需要重点防护。

空气中还透着寒意，但我们早已是满脸通红，累得不想说话。看着体力不支的我们，翁平齐笑着放慢脚步。“你们知道护林人最怕什么吗？”我们摇摇头。

“清明节、春节这种祭扫的时间节点。”翁平齐告诉我们，每到这时会在林区人口等重点地区设立检查站，严禁来往人员将火源和易燃物品带进林区。为了不留下死角、不留盲点，他们还会组织起村里的志愿者加入“临时护林员”的行列，加强日常巡逻频次，及时清理可燃物。

### 荒地变身诗意菩提林

经过近一小时的山路，我们置身山巅，视野豁然开阔，放眼望去，绿色和黄色碰撞在一起形成了绝美彩色林。翁平齐指着不远处跟我们说道，这片林不仅是生态林，还是致富林。

“这些年来展茅的‘红美人’柑橘、林地鸡、瑶莲等种养行业喜迎春天。”翁平齐自豪地向我们介绍道，林长制开展以



菩提林航拍 受访者供图

来，还充分发挥了林业科研人员的作用，探索林下经济新模式。去年舟山各级林长办聘请“科技林长”开展科技下乡服务，这支团队涵盖了多个森林学科，对林业种植户进行走访调查，掌握林农的具体需求。

“林农面临的栽植难、成活难、管护难、销售难等多个难题，都被我们解决了。”翁平齐回忆说，展茅也曾种植“红美人”柑橘，但是出现了病虫害，导致产出的果子偏小，有的还提前变软脱落，这些问题让展茅人对种“红美人”致富失去了信心。

回程的路上，当我们路过普陀应家湾水库时，同行的工作人员张杰指着一片茂林说，“你很难想象，这片绿色曾经是怎样的荒凉。”说话间，他带着我们来菩提林。绿意弥漫，错落有致，行走于此，我们不由地放慢脚步，细细品味。

“这几年，我们在这里种植了30亩树，有普陀鹅耳枥、七叶树、罗汉松等，都是我们精心挑选的树种。”张杰是舟山市自然资源与规划局普陀分局林业管理与森林防火科副科长，他感慨自己有幸见证了这里的变化。

虽然是工作日，但我们看到依然有市民游客前来打卡，有的散步，有的三五成群在聊天，有的则围着树木拍照。“变成了菩提林之后，这里也成了网红打卡点，到了节假日更是火爆。”张杰如是说。

### “林业大脑”和无人机齐上阵

“叮叮叮——”一路上，张杰的手机时不时响起，他说这是森林火灾数字预警系统在报警。“最近气候干燥，是森林火灾多发期。每一个警报来了都得详细确认，可不敢掉以轻心。”

点开预警信息，我们可以看到疑似烟火的发生事件、位置等详细情况，随之附来的视频画面上，还能清晰看到疑似烟火的情况。“这个系统与我们工作人员的手机绑定，对林区进行24小时监测。”张杰说，一旦发现疑似森林火情等异常情况系统会发出报警，并将预警信息和视频画面实时传至相关人员的手机和电脑。

张杰告诉我们，目前普陀在全区10个镇、街道(管委会)布设摄像头94个，同时还增加了无人机巡航的监管方式，镜头中田野和林区是否存在火情隐患一目了然。

然，根据系统提醒，地面巡护人员能够迅速到达现场处置。“这种情况下，传统巡林无法到达的地方，被‘一网打尽’，在提高巡护人员工作效率的同时，还大幅提升了森林火灾的预防监测能力。”他说。

“在此基础上，我们打造了‘林业大脑’数字化项目，能在‘一个屏’和‘一张图’上及时了解生态公益林、自然保护区、古树名木等森林资源信息，还能与森林巡护、森林督查、森林防火、数字森防等业务数据对接融通。”张杰告诉我们，形象化、直观化、具体化的森林资源数据，全方位实现了林业数据可视化、保护和监管。

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截至2022年底，舟山全市森林面积6.513万公顷，森林覆盖率42.94%。这背后有许多人在坚守，一草一木，就像他们的孩子。



何伊妮



扫一扫 看视频

